遂稱元年矣胡子言告廟臨羣臣之禮以為不可借吉故冡宰攝之按伊訓之言曰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則太甲入祖廟其文甚明而說者乃曰告奉太甲之事而已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巳以聽冡宰在者在廟是太甲於廟巳臨羣臣有古者王朝覲諸侯于廟之禮聽者聽其政耳冡宰平時亦聽之但喪則聽之不以告君也又其柩前之位即始死之位喪大記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於東方

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初死之時即别嫡庶或疑古經十二卷公即位爲公即立以諸侯受王命而立不得稱即位位謂爲立亦誣矣葬蔡平公蔡太子宋失位魯人知其不終孟子曰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然則攝告廟臨羣臣非也孔子言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而後賢并欲攝告廟臨羣臣其亦不察書義矣又何疑於康王哉呂伋之逆正柩前之位其出應門之外與諸侯出廟

門侯文正相接烏有攝禮哉蘇氏疑其冕服為失禮而不知凶服之不可入廟且其借黼裳而不易冕麻則亦未純吉矣若晉侯既葬平公則釋冕已久故不可以吉服見成王方在殯而冕未釋宜無不可者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授時歴推是歲三月癸丑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同先天推得二十

則不孝是王處人以難矣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公孫茲子叔牙孫是為莊叔不稱使有司若以邦交之常禮行矣

衛人伐晉

晉文季年衛成侵鄭襄小祥告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請朝王而已從師則圍戚者雖且居而伐衛

皆文之勢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今同州彭衙縣古馮翊郃陽秦地也然則晉侯深入矣胡曰及孟明非命卿稱師而已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令知不然者經無其文且秦晉雖接壤土然兵在河外猶未渡河而晉兵已接戰其地非卒然應敵之兵疑左氏有誤耳事與襄十五年戰韓原同韓原亦同州地晉人之戰遂獲秦伯習聞

其事而冀再得志耳

丁丑作僖公主

作新作非改作也主謂吉主左氏之傳經有一事而義自乖者作僖公主書不時者近之謂緩作主非禮則亦非考于屬辭矣始喪用重虞主用桑虞既葬之祭也間傳曰既虞卒哭蓋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因將祔而告祭焉練主用栗期而小祥易服謂曰練埋虞主兩階之階間而奉練主祔于廟殷道也周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書及者魯侯乎君舉必書經無如晉之文蓋魯之微者也微者姓名不登書其所微而已傳言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此傳之誣也晉文之季年衛侯不朝于晉襄欲伐之先且居猶曰效尤辟也請朝王今魯侯猶未畢喪而元年魯晉亦有戚會何遽徵朝耶然則公實未行行者本微賤非諱公矣是時晉諸行皆有卿而先且居進將

中行郤缺一命之卿未有行則處父不氏未命之卿也處父有寵于晉侯去年將兵侵蔡已得兵權將欲得政魯覘知之使微者私與盟也大夫會伯主微人盟其寵臣魯之為國如斯而已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垂隴何為為伐秦也左氏誤以為伐衛伐衛則嗣是不書而冬伐秦者正垂隴之大夫也宋陳鄭知晉徵會不知以大夫往魯狎于戚之會故仍以敖行趙企

明謂公還自晉知晉襄不親會非也三國既蒙辱故伐秦伐沈皆以徵者行晉襄之不遂伯有由矣司空士穀士蔿子以官為氏晉卿也左䟽因成二年司空亞旅受一命服證司空非卿矣夫穀以世官氏曰士以舊官舉曰司空安知其不由司空超為執政乎唉叔佐稱既命之卿例書名是已其後處父士穀卒以專權見殺其端徵矣哉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譏喪娶也劉原父曰左傳云禮也是以喪娶為禮不亦悖乎杜預遷僖公薨月以就傳說然此年大事于太廟則已除喪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姬姓子爵國今汝寧府東南古平輿于是得臣始從晉矣伐沈之師胡子曰辭無襃貶蓋知其非義舉矣猶曰比報復私怨之兵有間也夫報私怨者非義

也然而猶有名焉是師也則謂之何名哉以沈南服于楚而曰吾能伐楚之與國是師之名不衷甚矣何得云辭無褒貶哉然則沈不可伐乎曰講春秋者在屬辭比事而不亂商臣之殺其君在元年冬矣已閱歲時伯主置而不問乃倜然聲鐘鼓于荆豫之間以伐其與國是師也失其輕重則無名甚矣而謂無貶何哉或曰何以見其貶曰屬辭比事焉見之矣吕仲木言諸卿稱人以示貶其義是也其事非也春秋外

大夫將者自陽處父外恒稱人即非貶也據左氏將
又非本命卿呂氏之言明于義而昧于類例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稱文公應有爵矣以其異于諸侯蓋王臣不
可貳君外交也左云弔如同盟禮也趙伯循曰天子
大夫無與諸侯盟之禮是也而不察子虎實未與也
李明德直以子虎上士若為翟泉王人者亦非也穀
梁云叔服若是王子則會葬之時何不稱王子乎陳

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無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焉得而哭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是衰世之志比于同盟其可也聖人撥而反之不苟然矣

秦人伐晉

秦稱人杜元凱曰晉恥不出以微者告或曰將卑師少稱人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考之經例秦伯不應稱人以沒實且傳稱秦伯舉人之周

與人之一何為又親行乎取王官及郊敵已深入晉
何為不應若晉畏秦不當復有明年之事矣夫晉之
報秦遠興渡河之師不憚也而憚於深入豈情也哉
將卑師少是也然而為憤則一而已
秋楚人圍江
薛季宣以為報沈之役髙抑崇曰貫澤之盟江從中
國商臣以晉不能討意窺中國而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孫明復曰雨而為螽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晉懼無禮請改盟非也懼無禮何不改盟地乎

魯二年徹者已盟處父喪畢則親受盟于晉君其自

託于處父甚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晉大夫書帥師之始大夫强而專兵征伐自大夫出

矣胡子曰楚罪宜討秦甲出武關齊以東略陳蔡而

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江圍自解矣一軍遠攻强國

豈能濟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不言逆逆之者微也傳云貴聘而賤逆是也稱婦貶

乎婦有姑之辭而非貶也不稱夫人出姜孝公之女

無寵于齊昭魯人賤逆不以夫人待之也咲叔佐曰

凡夫人加氏字便于言爾今既曰婦姜故不要言氏

季明德言其族黨若從衆媵然故不氏亦不字非也胡子曰方逆以成為婦蓋禫制未終而納幣故原意誅之夫穆姜齊姜不稱婦乎今謂誅意則宣元年穆姜是已齊姜歸成在十四年而稱婦是可謂娶喪乎出姜以祖姑成風姑聲姜穆姜以敬嬴齊姜以穆姜甍葬經皆有日月可考也謂譏婦可乎趙伯循云有姑義可施于至而不施于逆特以公自逆成禮于齊耳夫君舉必書此豈常事可略哉故婦者非有所貶

亦非為公逆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伯之不競也秦伯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晉侯伐秦

胡康侯曰聖人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待秦夫聖人而以常情待人也則春秋之貶絕者孰非人之常情也哉張主一曰晉侯不以江亡為恥而亟報秦怨其

母之會齊桓有招携懷遠之意脩禮諸侯官受方物子常因謂其志始齊桓公則非矣成周之禮左氏莫能詳諸侯惡其害已也昭十三年晉叔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致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朝聘之節病于煩數矣而稱明王之制亦非也衛成見執伯主魯僖之請王與晉侯雖釋之而兵禍未解於是衛始服晉而得紓難武子來拜僖公之賜豈敢僭天子之聘哉惟魯文之愚意

其畏已故工歌湛露彤弓以嘗之而武子對以肄業則眞愚不可及也謂衛僭者明德之過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妾不為夫人也防愛奪也妾母之為夫人也蓋推人子之情也周之禮元妃没則以其媵為繼室繼室之禮攝女君繼室先右媵立其子也亦然其母故妾也魯嫡夫人薨乃推尊妾母惟定公夫人未薨故姒氏不得推尊也然其子立者則復不然晉杜班在第二

為其母無服按儀禮喪服傳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此名服也施於庶母耳非謂其所生母也謂其所生無服不深於禮者也禮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惟君所服則其君非無服也謂其無服者不深于禮者也古者父在而服母則其情常詘以其有所厭也無所厭其情常伸矣厭父而已於嫡母無所厭也故曰君之所不服子亦有不敢服也儀禮庶子為父後者為母

緦註曰君卒為母大功乃謂之無服乎又其祔也妾附于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中一以上是祔高妾祖姑矣夫妾至玄孫而猶有可祔之主謂聖人不緣人情乎穀梁子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其言是也於子祭於孫止非也苟於孫止後之妾母將何所祔哉故公羊子之意未必非也昔商人之頌祖德其長發禘祭之詩也其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有娀嚳之次妃也按祭法殷人禘矣今禘詩乃及于有娀

而稱元妃明殷禘及于嚳與有娀耳聖人不以為非禮也次妃可以大禘則與元妃何異乎奈何其為妾母不可為夫人也周無嚳廟而有姜嫄之宫周禮大司樂舞大頀以享先妣非謂夫嚳既與禘嚳妃本多故别祀其親者如商之有娀不以元妃之故耶在禮喪服小記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盖其遺意也商周之際其人多賢聖其人不茍矣而崇其所出如此聖人復起將何如定之哉故公羊之説未可為非以

其去人情為近矣然則書小君夫人春秋無譏乎春秋治名實之書經世之大法也吳楚之王僭也經未嘗以王書懼名實之亂也今之書夫人小君而不懼名實之亂是仲尼緣人子之情以志禮之變而無譏也或曰並后匹嫡古何以禁之乎曰鄭之寤忽衛之衎剽皆兩君也奚翅其恐名實之亂也若夫人繼室存歿自別其併得稱夫人者于文亦豈為並后哉出入之際春秋必異其辭以辨其嫌也亦豈若生存並

后之意哉今之妾母書夫人小君不異辭故知春秋緣人子之情書禮之變而無所譏也哀公欲以公子荊之母為夫人宗人釁夏曰以妾為夫人無其禮則妾母為夫人無其禮則妾母為夫人之始其有司必損益舊文以行之苟無其禮其宗人豈無持釁夏之說者而傳不一言見之哉亂嫡庶大惡也春秋之法内大惡諱今而無諱明人子之尊其母以為至情非惡也然則聖人之制禮果未嘗拂于人之情也矣孟

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嗚呼安得古諸侯之禮以證同然之情也哉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氏見莊元年王不稱天異文乎仲子耳非貶也周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亦不及邦國夫人之喪也周之東斯禮猶未盡變也仲子之賵特惠公并及之意必不敢赴于王朝也夫攝女君與再娶夫人等耳今王有專使豈惟非職喪之

舊哉公羊不知徒譏其兼賵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賵襚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異人乎其不言來者缺文穀梁以為不周事用夫喪三日而殯含襚有不及其尸者矣雜記含者執璧將命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唐孔氏曰含襚者所以昭喪盡恩示其有禮而已既葬猶尚致之不必濟用天子與鄰國莫不道路長遠赴者猶尚不到責其未殯而來此是禮之不通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成者謚也蘇子由曰仲子非惠公之嫡故特為之立宮而不祔不書其葬蓋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蓋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名以邑氏采地本在岐周畿封燕其後有留佐周室者至平王時别受采東都為天子大夫王不稱天異文乎僖公也職喪邦君無邦君夫人也王之懷諸侯如此而恩禮益不足貴矣鄭康成言天子於諸侯也含之賵之小君亦

如之不應經義者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鄀秦楚界上小國今鄖陽上津內鄉間古商密地其
後乃遷襄陽宜城界秦入滑窺東諸侯今入鄀又將
有事南方矣
秋楚人滅六
地譜六在壽州安豐縣今廬州舒城縣郾姓臯陶後

莒皆因聘以濟其私也自逆猶可赦如莒涖盟而代
弟逆姑聘宋而爲意如逆甚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襄之伯令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王制諸侯于
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其踈數有
定矣而魯之貴卿比年如晉蓋仲氏季氏爭交晉以
內固而三家始張故知伯主而不知王室若改物者
矣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子夷皋嗣是為靈公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盟主薨卿共喪事非禮也鄭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此禮樂之自諸侯出也今按春秋之初禮猶近古故僖公以前葬諸侯未有使大夫出者然則子

太叔所言諸侯之喪大夫送喪亦非先王之定制也及考晉文卒葬皆使微者往故姓名不登于經則大夫弔卿共葬事之令亦豈晉文之所昉爲乎自是叔孫婼葬平公意如葬昭公駟至少姜以妾媵而諸國卿會葬矣三月速葬大不懷也趙盾欲禦秦之送雍者耳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處父稱國殺據公羊則君漏言而射姑殺之也夫漏

言小過坐以殺大夫則不惟失實而情輕罰重亦無以蔽罪矣且國未有主君而襄公又歿且葬乃以漏言罪之所謂誅於既死不亦太嚴乎據左氏則射姑怨陽子易其班使續鞫居殺之兩下相殺無與于君然宣十五年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殺毛召者本王子捷與鞫居之殺處父實同而春秋誅意於子札不書天王也今書國以殺而鞫居射姑乃歿其主名可乎哉或曰射姑奔狄處父見殺之由也成十五年宋殺其

大夫山宗魚石出奔楚殺山者豈魚石乎趙木訥知疑處父見殺之故而不知宋山魚石華元之例歸罪狐趙為可恨耳夫殺處父者非射姑而傳以為射姑非晉君而經以為晉君然則果誰殺之耶趙子常曰國無君大夫方專廢立則爭爭則相殺廢立之罪不見於春秋是故以國殺見君卒國亂澤不足善其身後不書殺者名氏不嫌君討譏不在相殺近之矣與莒殺其公子意恢同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於朔也朔以見建辰言閏則斗指兩辰之間不得舉所建之辰也古者天子服玄冕以特牛聽朔于南門之外周禮太史以立冬頒告朔于邦國諸侯之太廟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皮弁北面受之有餼羊告廟謂之告朔即以此日朝太廟遷正位會羣使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顯衆以斷之先受朔政乃朝廟王教尊朝廟私也告朔朝廟朝正視

根牟襄鄣不日此其日不正其再取而有之無興滅繼絶之心也鄣今泗水古卞縣地城鄣控須句以備邾難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史記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少子杵臼為昭公高抑崇曰國亂故不日不葬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略

宋人殺其大夫

稱人殺衆辭也大夫二公孫不名死君難也春秋書人殺大夫而没大夫之名者惟此一而已矣成公卒國亂襄夫人者昭公祖母也有滛行昭不禮焉公子鮑昭庶兄有佞才夫人私之於是夫人欲殺昭而立鮑穆昭之族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宫故不得書盜殺亦與王子札殺召伯毛伯之文異爾趙子常曰大夫者是昭公之所與存亡者也是故稱人以殺而不名名之則嫌於陳公子過昭八年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據左氏晉襄卒靈公幼謀立長君趙盾使蔑迎公子雍于秦敬嬴抱太子日啼于朝盾乃拒秦書及晉志乎戰也而先蔑奔穀梁子曰不言出在外也趙企明據經文次第正之曰晉襄之卒于是期年葬之矣豈晉至是而始謀立君必不然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蔑又在晉初既逆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拒秦苟背約拒秦豈容復奔

秦耶理無可通皆為左氏之誣也予反覆左氏則不特趙氏所疑也趙孟之逆雍固曰先君愛之矣其説敬嬴述先君之語乃曰此子也才吾受子賜不才吾惟子怨然則晉靈非先君所愛乎又曰秦舊好也結舊則安夫公子雍雖為亞卿于秦然杜祁所出也而靈實出于嬴按春秋秦徐梁黄葛五國皆嬴姓而徐梁黄葛皆小又不與晉通姻故敬嬴者秦娃之女也以其親則視公子雍有閒矣以是結秦不猶愈乎且

蒐之始使荀林父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
不行則公子雍者大臣有不與者矣而趙孟乃謂足
以威民其謀國之不審如此何哉他日盾帥師納捷
菑于邾弗克納春秋善之况雍襄公之弟而靈公實
襄公子豈有舍嫡嗣而迎亡公子之理哉然則左氏
誠有誣者矣趙企明曰趙盾脩先君之怨爲是戰令
狐秦地是晉伐秦也晉辭爲曲蒐敗懼死而奔狄爲
是說者廢爭以經正傳矣然令狐者皆以爲河東與

刳首接今蒲州猗氏令狐城也若是則兵端乃又可疑矣

狄侵我西鄙

閻晉秦之爭也狄遠於魯魯所患在戎耳今越齊衛深入矣許翰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至是復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忘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不日畧之也此公會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而諸侯不序見晉伯之衰散辭也大夫者趙盾也不序諸侯故不出大夫主名或曰衆辭然溴梁諸國之大夫一國大夫不得以衆言也或曰無君蔇之盟齊襄死糾小白未入今晉靈已立矣於是晉以趙盾主諸侯晉不競于楚春秋辨名實故靈公盟會略諸侯不序而楚君將悉從其恒稱以罪晉之張楚也季明德謂晉事權未一先都士縠箕鄭父皆出故以衆辭舉臆說甚矣左氏曰公後至胡子說春秋因之責文

公怠事焉夫盟會同也會所以為盟也及其盟不得
云後會矣且經書公會諸侯盟而乃以不序諸侯為
辟不敏何其信傳而不信經耶十五年十七年之盟
以為不至可也而今者則實行而且盟矣謂後諸侯
可乎趙鵬謂往會不及盟故不知盟者何人夫春秋
之例固有公不在而書某侯某伯盟者豈不與盟則
不知盟者乎陳氏所謂不係伯者之辭信然矣垂今
滎澤縣西北黄河之南古卷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徐以號舉兵無統紀如狄然也書曰徐戎並興蓋久為魯患矣今其伐莒以撼魯蓋亦弱晉而挾威于楚矣敖涖莒盟趙企明謂脩僖公洮向之好同備徐或然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子壬臣嗣是為頃王經不書頃王崩傳于十四年附見之邵氏經世年同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趙以邑氏盾趙衰子衡雍鄭地今滎澤西北故城在踐土東南晉文朝王處也高抑崇曰諸侯不奔王喪而盾遂皆國正卿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内惡莫大焉任氏曰晉魯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壬午乙酉間二日耳衡雍鄭地暴王畿采邑詩稱暴公是已杜亦以為鄭豈其後屬鄭耶壤地去魯五百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稱人者衆辭戴氏之族將不利于君者也大夫孔叔公孫鍾離司馬公子邛不書其名宋有大司馬非一人并其屬之辭也司城蕩意諸而亦不名陳君舉曰凡奔非其罪不書茍接我也不可以不書則不以稱名之例書之胡子言宋昭不選國望寵其私昵故以官舉其論正矣然司馬之握節司城之效節蓋忠于

罪故書人以如其志然二人者實無罪也不名以見

其非罪辨則辨而失事實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於是公孫敖不至京師毛伯遂徵職貢以供喪紀矣

不稱王使有司以其常典行之非出于王如今時年

例差必受璽書從事乃稱欽差也託于王命者政府

自有成法周公王若曰此其式也若須王命者政府

自有成法豈可無別冢宰直擅之哉伯相命士須材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箕以邑氏左氏稱箕鄭父先都士縠作亂使賊殺先克初夷之蒐將登箕鄭父都使士縠將中軍以先克言乃止于是清原十卿箕鄭先都在耳蒐謀軍帥而趙盾超將中軍則先都箕鄭之死由士縠失職士縠失職由盾之代其位也然經不書克之盜殺則其事

未出許臨鄭也趙盾初除列卿懼人之擬其後也意
必常居君側會救鄭者必非執政故以微者書晉遂
不競而楚莊伯矣夫君不出而卿行猶曰擅況以微
者尸之乎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子壽嗣是為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况都未嗣位乎劉氏以太子當立郕人不得絶之春秋大居正書曰郕伯按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若君父病不視死不喪罪自應絶况身未即位以邑奔罪自應絶可稱郕伯乎謂魯以諸侯逆即書曰郕伯則春秋桼王綱甚矣陳君舉言辭從主人郕太子朱儒魯謂為郕伯晉太子州蒲魯謂為晉侯從而志之以見其悖禮然則吳楚之王何以不從其恒稱乎夫鍾魯邾常會之地又當齊衛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伯禽封於魯以奉周公之祀則周公實魯之始而伯禽乃始封之君故魯人權宜變禮而不祧魯公之主以為世室高抑宗曰世室者人君之所常有事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以時黝堊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則其不知省也久矣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舍嗣髙抑崇曰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鄭中國要衝新城鄭邑在鄭都之南僖六年伐鄭圍新城即其地宋新城在梁國穀熟縣西杜以為宋地非也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矣去年鄭衛介公通晉則諸侯同欲而為是盟晉靈不出而從趙盾主

域也斗為帝車運乎中央斟酌元氣所係甚大晉史
臣占云孛入于北斗諸侯戮符周内史占云不出七
年宋齊晉之君死亂為事應妄矣孫明復曰孛彗之
屬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人者將卑師少之稱捷菑不以繫國與陳公孫寧儀
行父正同不量而納而弗克言伯令不審而伯威褻

即子哀可褒褒者在事何用字以顯之哀仕危邦自
無去理然辭尊富居貧賤守封人而去卿姑取節焉
亦可矣必欲其為陳文子嬰齊樂豫豈所以責封人
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自莊元年今再疑非一人汪仲裕曰晉欒書欒
黶父子同稱欒伯士渥濁士彌牟祖孫同稱士伯家
父仍叔詩序皆有之或世稱之也啖叔佐曰春秋體

單伯至自齊

單伯自齊穀梁子曰大夫執則致名單伯不名以為天子命大夫云說公羊者以昭十四年意如例而云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然者至也夫春秋賞罰之書也賞罰明而後人心正賞善罰惡其敢僭忒如二氏則單伯不稱使職淫乎叔姬惡孰大焉乃以天子命卿之故而諱不知天子之三公固有因而名者其惡孰與單伯得不名乎若曰淫當絕使若他

闗于夷夏之境今莊王之興乃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庶弟鮑立是為文公人者衆亂失賊之辭獄無所歸矣抱遺經者從而正之曰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宋子哀來奔宋司馬華孫來盟宋人弑其君杵臼而賊得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其不日所以别也

鄭遂與楚伐宋中國不能于討賊而使蠻荆假途以
信大義扈之會爲之也
秋公至自穀
傳以前公會諸侯不至此何至喜于得齊而飲至也
盟于穀而後魯遂背晉知有齊而已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胡康侯曰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既葬未踰年曰子弑而曰卒諱之也不地以見弑也

莒弑其君庶其

是為杞公子朱嗣是為渠丘公一名季佗據左氏僕因國人以弑庶其僕之行弑懼季佗立而已廢也則又何懷寶而奔棄國不顧國人既惡庶其何為反立其所愛行父時方適齊何為又與出僕之事若僕實弑春秋何為没之而稱國乎啖叔佐曰豈有父為不道之可致逆聖人訓典固當不然劉原父遂曰子弑父不可匿其罪以其君無道書庶幾也呉幼清以僕